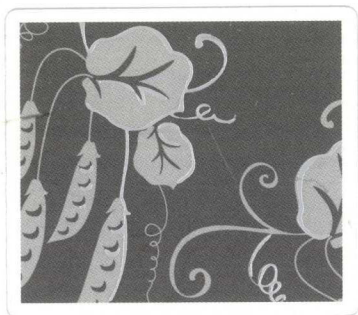




周作人 自編集



止庵校訂
药堂语录



集团公司
文艺出版社

——周作人自編集——

药堂语录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药堂语录/周作人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8

(周作人自編集)

ISBN 978-7-5302-1240-0

I. ①药…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43792号

药堂语录

YAOTANGYULU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32开本 3.75印张 65千字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240-0

定价: 16.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关于《药堂语录》

止庵

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周作人日记云：“下午整理《庸报》旧稿。”此即《药堂语录》，一九四一年五月由天津庸报社出版。集中五十篇文章，大部分发表于一九四〇年，个别篇目（《药酒》、《洪幼怀》、《张天翁》和《洞灵小志》）则前此一年问世，写作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抑或更早一些。在《庸报》连载时，曾用“药草堂随笔”及“药草堂语录”作为总的题目，《序》（该篇最初发表即名为“药草堂语录”）中所谓“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云云，即此之谓也。

一九三七年四月周氏在《自己所能做的》中说：“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将近五年之后为《药味集》作序，也说：“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

已。”所说“笔记”均有特指，即《药堂语录》及《书房一角》，在周氏散文创作历程中，是为文体上一种新的变化。正如《书房一角原序》所说：“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笔记与此前的“文抄公”之作都是“披沙拣金”式的摘录，区别在于文章的切入点和感受范围，二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说的更简要”的确意味着一种新的切入方式，就对象而言，是只择取或优或劣的一点；就主体而言，也仅仅把握思想的某种闪现，或者说是记录彼此间一次碰撞，而舍弃了通常构成随笔主体的那个思想过程。虽然切入点和感受范围都小了，背后的意蕴仍相当广阔深厚。即便是《郢人》和《中秋的月亮》这样一时感兴之作，作者的感受也很敏锐丰富，更不要说以“疾虚妄”与“爱真实”为主旨的各篇了。笔记以关乎中国古籍（尤其是笔记作品）者为多，《药堂语录》几乎全数如此，所以虽然篇幅远逊《书房一角》，却显得更纯粹些。《书房一角原序》说：“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用在这里更为恰当。

《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在形式上与中国古代之笔记和题跋颇有相似之处。周氏对古人此类作品一向留意，可谓烂熟于心，然而此番大规模写作之前，尚做过认真而系

统的准备工作，见《一蓑轩笔记序》（载《风雨谈》杂志一九四三年第四期）：“丁丑（按即一九三七年）秋冬间翻阅古人笔记消遣，一总看了清代的六十二部，共六百六十二卷，坐旁置一簿子，记录看过中意的篇名，计六百五十八则，分配起来一卷不及一条，有好些书其实是全部不中选的。”其间自有一副鉴别取舍的眼光，即：“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这涉及文章与思想两方面，如果说有所承继，也是承继了这样一路，具体说来，与所提到的刘献廷、俞正燮、郝懿行、王侃、李元复、玉书、马时芳等人作品关系可能更大一些。《后记》又讲“此种文字新陈两非”，虽是谦辞，文白夹杂而又和谐一体，确是周氏散文新的语言特色，而且除《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外，此后一段时间所作随笔也往往如此。作者在《药堂杂文序》中所说，可以代表他的用意：“写的文章似乎有点改变，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假如这里有些古人的成分出现，便是这样来的，与有时有些粗话俗字出现正是同一情形，并不是我忽然想起古文来了。”凡此种种，都说明作者以其学养胸襟，最大限度地汲取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有益养分。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前一方面进一步拓展现代散文的体式，同时赋予笔记和题跋以新的生命；后一方面则对于现代散文语言之

丰富完善，更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了。

周作人写的笔记原不止《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所收这些。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的日记中，多有写作笔记的记载，六月四日云：“下午写笔记，成一卷，共约三万三千字。”八月三日云：“收亢德寄还笔记稿廿页，即寄读书出版社。”此书未能出版，或已亡佚。一九四九年后在《亦报》、《大报》发表的七百余篇短文，其实也近乎笔记之作。

此次据庸报社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一帧，为“著者周作人先生之近影”，序二页，目次三页，正文一百一十页。“序”原作“药堂语录序”，目次中亦如此。

目录	序	1
	太上感应篇	3
	文海披沙	5
	科目之蔽	7
	女人三护	9
	习苦斋画絮	11
	鼠数钱	13
	琐事闲录	15
	跨鹤吹笙谱	17
	九烟遗集	19
	如梦录	21
	存拙斋札疏	23
	姚镜塘集	25
	汴宋竹枝词	27
	五祖肉身	29
	七修类稿	31

辛卯待行记	33
舌华录	35
夷坚志	37
麻团胜会	39
划水仙	41
张天翁	43
洞灵小志	46
耳食录	48
洪幼怀	50
药酒	52
落花生	54
入都日记	56
许敬宗语	58
销夏之书	60
绕竹山房诗稿	62
宋琐语	64
南园记	66
郢人	68
燕窗闲话	70
七夕	72
朱詹	74
澹龠文存	76

松崖诗钞	78
武藏无山	80
指画	82
如梦记	84
日本国志	86
钱名世序文	88
曲词秽褻	90
读诗管见	92
曾衍东诗	94
右台仙馆笔记	96
方晓卿蠹存	98
夜光珠	100
中秋的月亮	102
后记	105

序

以前我曾想要将随笔小文编成一卷药堂文录，终未动手，现在却写语录，这正合着一句古话，叫做落后的进前，进前的落后了。本来照儒释两家的老规矩，语录是门人弟子所记师父日常的言行，扬子云王仲淹自己著书，便很为后人所非薄，我们何必再来学步呢。这所谓语录实在只是一个名字相同而已，内容并无什么近似处，这是该得说明一下的。我不懂玄学，对于佛法与道学都不想容喙，语还只是平常说话，虽然上下四旁的乱谈，却没有一个宗派，假如必须分类，那也只好归到杂家里去吧。我最初颇想题作常谈，因为这说话如或有百一可取，那就为得其中的一点常识，只可惜刘青园已有《常谈》四卷，李登斋有《常谈丛录》九卷，延荔浦又有诗话曰“老生常谈”。已经有三

缺一，便也不好意思再去凑数，这回固然还是雷同，但名同而实异，无甚妨碍。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不过要说有也可以说得，盖此处不用别的名称总有些缘故，即此说是意义亦可耳。数年前作《药草堂记》，曾说明未敢妄拟神农，其意亦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可是摆列点药就是了，针砭却是不来的，这也值得说明。我于本草颇有兴趣，所以知道些药料，把他们煎成一碗黑而苦的汤水时当然不愿领教，若是一样样的看来，差不多是些植物标本，不但如此，还有些有味的东西，做在糖里的肉桂薄荷不必说了，小时候还买生药来嚼了便吃，顶平常的是玉竹与甘草，这类味道至今尚未忘却。吾语岂能有此等药味，但得平淡过去，不求为良药，故无须苦口，吾乡人家夏日常用金银花夏枯草二味煎汤代茶，云可消暑，此正是常谈的本色，其或庶几近之，亦是本怀也。中华民国廿九年六月五日。

太上感应篇

近来买几种天津的总集，得到郭师泰编《津门古文所见录》四卷，亦颇可喜。卷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庙碑记》，中有云，世所传《帝君阴鹭文》，大者皆六经之渣滓，微者如老妇之行仁，报应多端，义利所不能析也。编者注曰，吾见败德之人，妄希福泽，曰吾能诵《阴鹭文》数百遍矣，曰吾能施《阴鹭文》几百本矣，此记正为吾辈当头棒喝。案《辘轳语》卷一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条，云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鹭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此大为人风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诃而麾去之。此诸人意见皆明白难得，读书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谓四书五经外，又有《感应》《阴鹭》《明圣》三书，如惠

定字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为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诵，其有识盖不亚于张香涛也。唯鄙人重读《太上感应篇》一过，却亦不无怨词，觉得其乌烟瘴气处尚不甚多。篇中列举众善，能行者是为善人，其利益中只有福禄随之一句稍足动俗人歆羨，而归结于神仙可冀，即说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干善，为恶的罚则是夺算。由是可知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其后经士人歪曲，以行善为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于诵经戒牛肉惜字纸等琐屑行为，于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无求仙的兴趣，但从人情上说，见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谅解，若或以此希冀升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于照原来说法北斗本不管铨叙事务，那还是别一件事也。

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八卷，明谢在杭撰，有《申报》光绪丁丑活字本，今尚易得。《申报馆续书目》，《文海披沙》项下云，惟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案活字本有万历辛亥焦竑序，宝历己卯幡文华及宽延庚午鱼目道人二序，焦序中有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之语，故并未问世，殊非事实，唯中土传本罕见，申报馆乃据日本刻本而重印之耳。寒斋所有日本刻本无幡文华序，而别多万历己酉陈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笔书曰，天明丙午岁八月二十八日，则是购藏者题记也。计宽延庚午为清乾隆十五年，宝历己卯是二十四年，天明丙午则五十一年矣。鱼目道人不知为谁，序中有云，校先师遗书，载宁馨儿，引《文海》说。查伊藤东涯著《秉烛谈》卷三，

宁馨条下引有《文海披沙》语。然则当是东涯之弟子也。序文又云，“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耳。夫训诂文辞可以工致，微言妙语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气象自然佳处难以力致耳。”此语甚有理解，在杭见识思想并不一定高超，《诗话》之谈文学，《麈余》之记因果，尤多陋见，唯《五杂组》《文海披沙》故自可读，正因其气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鱼目道人之言可谓读书得间，殊有启发的价值也。

科目之蔽

《复堂日记补录》，同治七年十二月下云：初十日阅《夷坚志》毕，文敏喜记科举小吉凶，宋时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于此，可想见也。案谭君所语甚有见识。大抵中国士人之陋习多起源于科目，观于韩愈可知唐时已然，至今乃历千余年，益积重而难返矣。看近代人笔记，所举之人必称官衔，所记之事多是谈休咎因果，而归结于科名之得失，热中之态可掬，终乃至于戒牛肉惜字纸，以求冥佑，卑鄙已甚，真足为人心世道之害也。凡笔记如能无此数者，便已足取，虽是谈酒色财气，作市井语，亦总尚胜一筹耳。余尝谓读书人笥中不妨有淫书，但案头不可有《阴骘文》，《棘闱夺命录》一类善书，盖好色尚是人情，只须戒邪淫便是合法，若归依道士教，已止去白莲教一间，无以愈于吃